

岭
南
遗
书

嶺南遺書

周易本義註卷之三

嶺南遺書

新會 胡方 大靈撰

周易下經一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占例亨字直言卦後之義餘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之
註感有必通之理三句正見卦有帶示人之義也
註其卦為咸句及其占亨三字頂上下止悅五句言而
利貞及下句頂少男少女五句言取女是感通後相
求之極深者取女吉言感既通後可以无求不遂也非
專為取女占觀註下文統言感以承之可見註失其
亨就亨後言謂始合終睽所為皆凶反明取女吉是所
為皆吉不正則仁之過必相陵義之過必相怨是失
其亨相陵則於我無敬相怨則於我無
愛皆不得其相助之力故所為皆凶

彖曰咸感也

此只釋卦名之字義其所以得此名之義未釋故下節補見之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

貞取女吉也

提撕之例 語氣例見履卦 是從彖詞見得其意而
言之 謂由彖辭觀之是謂卦有此而感有此義故能
得亨故是正而為人之所利於固守及固守之則吉者
也 見感必如卦德乃得亨必於卦象乃是正也 首
二句只概言感以引起下文未見誠正與否未見亨利
之義亨利之義到下二句方見 感應正承明上下以
相與是陪筆物之乖和皆相與之事而此之相與則以
和也 止說感之誠也男下女是男感之正而如是則
女之應之非應不正之感即女之正矣所謂其接以禮
也男女謂一切相配如男女之相配包年德在內所謂
其交以道也 正兼於正感以
正感 止悅是誠義見彖註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節以天地聖人萬物之感廣証亨吉之義是因象辭而決之之例 化生和平是亨吉之凡而非感之不專至與不正所能致故可証亨吉之必在專至與正也天地至大人 心至散故非專至不能通而化生之常而无妖和平之善而非惡皆正也使以不正之感誨不正之應安得有此故可見感之專至與正也 兩感字皆該應在內天感而地應地感而天應聖人感而人心應也 後二句結上文之詞上文天地聖人有例見萬物在內末句謂自天至萬物包聖人在中開 天地萬物之本聖人萬物之首故可例見萬物 感正兼於正感感以正言感以正又兼感者正感之正言如人心聖人所當感者是於正感以和平教人是感者正用王者之禮樂政刑爲教是感之正猶男求年德相稱之女又以六禮求之六禮又以雁幣之儀直信之詞行之也 應正則於正應應者正而已 和平仁義之意和相親平各止其分也 後二句謂欲觀其所感應則其所感應可得觀而見且并見其感應之情狀也 情指感之專至與正而亨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柔而下不能自至於山山之有澤必山吸取之故有虛受之象虛受者不自滿而主於受故不能自至者亦

周易本義卷三
二
吸取之也

初六咸其拇

艮之爲義本取二陰性靡不固而陽止之故初二皆取欲動之象咸其拇謂同在咸中而其象則爲拇猶云以拇爲咸之象也此爻註不言所以然以二爻例見也我之應物亦所以轉生物之應故應感皆謂之感此爻之感以應言也註動靜以物未感之先言先无必應之意然後能應所當應故宜靜不宜動伊尹之罍罍然先无應湯之意也三聘之幡然應所當應也占不待言其占甚則凶小亦悔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爻詞先由爻看出志在外而後係此象也爻辭不言吉凶而意自以爲戒蓋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邪便當戒而人以循分爲理願外則邪不待言矣今亦重舉其事重使人見其義也謂爻辭云爻之象爲咸其拇蓋身在最下而志在外是如以拇爲咸也爻辭如此美耶刺耶請試思之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爻之陰柔卽不當其處亦必取他象以見此意但當其處卽取以爲象耳非謂專以當其處得此象也 因其有能靜之德故未定其凶而以居吉兩聽其自處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提撕之例 見材質可成勸人毋自負也 例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辭云雖凶居吉此爻有順不害義之占也 吉者居成之效順卽是居不害指中正之德言謂无害其居而使之不成者故可以求成而得吉也 居是不逆其分所當然故曰順 不害卽反言有助 有不便於事之基地則害於事之成有便於事之基地則有助於事之成 爻是善人无力之象无力故可變而惡善人故稍用力卽可返於善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爻在三畫之卦本止陰者今變爲咸體與下二爻同變反止爲隨之象也 執其隨正申明咸其股之義言股以隨爲主而爻正如此也 陰之咸是自爲者此陽爻其咸是隨陰而然者也 一隨字卽當不能自守而隨之七字執又執此也 吝上加往字言止尙可免開其自新之路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專決吝之占以下截為主上截跌遞之筆耳 上二句決下句并決上句謂此咸其股者由其所見之義言之果是執其臆而咸其股真其象也 亦不處代隨字執字自見言外為此必是執此不俟言也 下二句承執其隨而決其吝 志即執之意謂所執在此是執其下者也 下是一可羞執下是愚懦所為又一可羞在三為之是自喬木而入幽谷又一可羞故曰可吝之甚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爻有心象又有失其正之象占總為心失其正命詞也 上二句言當反之下二句言不可任一引之前一驅之後也 吉者无物害悔亡者无自愧 正者理當動而後動也如是則所感者皆正人所以感人者皆正道 小人无從見及君子无從見惡安有憂患以生慙恨 正即不亂交人不亂為交事如是則心之動有節故憧憧是其反憧憧者於人皆欲交於交之事皆欲為故是其心紛紛擾擾如是則君子棄之小人致之故從止於小人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註釋之例 爻詞急以吉悔亡勸貞以朋從戒憧憧貞與憧憧之爲美惡口中未便標揭此又卽貞與憧憧言其美惡謂本事卽可分去取不待其效唯其如此故聖人以其效勸戒人也 未感害者未以感害其明潔廣大之體卽未光大之反以其感卽是本體之行也 心有不正之感則污穢而不明潔充塞而不廣大以其感是物欲爲主之發也 明潔廣大是美污穢充塞是不美又一無負天之咎一有棄天之罪尤美惡之大者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九五陽剛中正其感之善可以各爻反見唯六爻中未見无感之義只此所當之處可以因以著之故舍陽剛中正而就所當之處起象占以備感道之變非謂爻之德有此失而卽所當之處寫之如前四爻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提撕之例 爻詞本先言不能感物而後言无私係是抑揚並用 无悔亦僅可之詞今恐人因獨爲无私係下占疑置不能感物爲不必論或以脢自安不復求進故特申明爻辭有抑之之義以爲戒 心无惡而有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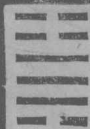
者也無惡無善則死其心矣何足以成人此是道術之
下者志此是志乎道術之下者也 未猶下也 註言
志末指不能感物言非言不能感物為志末 謂爻辭
云咸其脢本志末也是并言後句述之亦只述半邊

上 咸其輔頰舌

以陰居說處咸是以宜為此事之質而為此事為之必
盡其致矣况當終極之時物緣又深固不可解其悅咸
又有所不容自己乎 咸是交悅是所以交之道 小
人與小人原是各營其私非真相好小人非悅不能投
而非真相好則悅安得不偽 以言無實只取有言無
事以比偽悅之有事如无非正言但以言也 陰居悅
終處咸極即有感人以言之義而兌之口舌
又見此象故就以此象寫其義 占不待言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註釋之例 釋爻辭之義也 此與爻辭不分顯晦但
分緩急亦非真有緩急但一聖人之創詞人待理會一
世俗之常談人不待理會則似有緩急耳
是孟子泄泄猶沓沓泔水者洪水也之類



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占例直言卦後之義 亨无咎是已能當此卦者之占
利貞是未能當此卦者之占 利有攸往又合兩者之占
言人能當此卦則亨无咎未能當此卦則利在學此
卦而已能當此卦及學至此卦又不獨亨无咎而且利
有攸往也 亨以物之應違言无咎以己之是非言利
有攸往以道之進益言 一恆字即當久於其道四字
人之道即人之性久於別事不得連人之初算久於性
得連人之初算則久於別事之久无如久於其道之久
久之名唯久之至者當之乃不易故稱恆可誌久於其
道 其道者當人之道人之時位中所當然之理乃當
人之道无咎以全人言生平皆體道則生平无一咎矣
道以正理為體守貞即久於其道故以守貞言學卦
貞已是守正守貞又守此守正是功夫上又加操持
功夫之功夫也然守正之實迹不外守正故止以貞
言之 恆只守正之長遠然守正之長遠則非有以操
持之不能故他處貞只當守正而此以代恆義則是守
貞也 正之量有大小迹有經權利有攸往者可大可
權也 所以利者習義則明悟自生敦仁則決斷不苟
為大與權必无誤也 上利字言
人所當然此利字言人所能然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此見恒之名兼取久正之義使考與卦合否者兼問正
不正 剛難撓柔難振上下即不屈不抗此是性不可
易 陽實於內不得出故擊搏而為雷然陽實於內必
由陰錮於外則又有在外之陽不得入而盤旋矣故有
雷必有風此是勢不可易 作事非兼謀斷則敗剛柔
非德相濟則害此是理不可易 其不易皆久其順性
與勢與理而 然皆正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因彖辭而決之之例 恒亨无咎即決亨无咎以下決
利貞語氣依註便是 註利字上加然字是決之之詞
下句又決其義以申決之天地之道二句言正乃為久
於其道之証是道出自已所由以推明其決處 謂恒
是久於其道也如是則亨且无咎信矣然彖又言久於
正乃為久於其道學卦之久於其道者利於貞今思之
果貞乃為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可証矣天地亦以久
為道也天地之久必於其道不俟言矣試觀是久於正
否則久於正乃為久於其道與否可見矣 正者理之
與事物恰相當者也如五達道虛懸之皆是道而以君

臣之道用之父子以父子之道用之君臣則錯謬齟齬不相對副也 天地无心故依道不俟言而考其所謂道不外於正是天地以久於正為久於道也 二句只取天地之恆使人察之以正尚在言外猶云天地之道是長久者人請察之 註所以長久二句謂天地所以以長久為道者以其所長久者是正故長久於此也非謂因正故能長久 道是君子道小人道之道非久於其道之道 道先天地而立以主宰二氣者其說人所常聞故坐定天地之久為久於道以告人不患不明 通節是言亨无咎得於正非言人當學天地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因象辭而決之之例 謂象辭云恆則利有攸往今思之恆果必利有攸往也 終則有始即成章後達之義道无窮盡无方體今日之新又為後日之故所以動靜循環然每達必本於成章所以靜常為主動靜循環故學之止息者非靜常為主故學之凌躐者非動者赴新是一恆易其所靜者守故是易其所者同一恆故曰靜常為主 動靜循環是經文正義靜為主是朱子補義然將則字兼即乃二意合兩說言之亦可 終始二字是代久於其道利有攸往八字以避重複 前境之末為終後境之初為始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註釋之例

首節本言恆兼久正二義今因上二節重

言正恐人以此謂久未足重故又言此以重之合之即

言久貴正正亦貴久也謂久於正方是恆而自須久

方是恆也日月之得天四時之變化聖人之道皆人

之所謂恆者而察之皆有久在內可知離久不可以言

恆也以三者指點又見久之至方是久理體不變

而用變體非善於體認則易為用埋沒故須指點三久

字皆就體之一言得天即在天因其以在天為得故

言得日月以伸其照為快在天則伸故以在天為得在

天即照久照即云久在天耳變化所以成久成即久

變化聖人句只重久於其道天下化成帶言其效耳

未二句謂三者人之所謂恆者今就而觀其所以為

恆之實如此則凡物所以為恆之實皆不離久可見也

天地萬物例見前卦情實也只言欲為恆者當

求能久之方非教人以恆學天地聖人勸人恆貞自有

占詞在傳只表明恆在久與正耳求正之方在克復

即大學明明德功夫求久之方在閑存即大學新

民功夫并言恆在正久欲學者并用兩者功夫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方无定立亦无定而立不離方則有定與雷風之流行而必相與似

初六浚恆貞吉无攸利

浚恆者以浚為恆浚是常理今執之不變是與之俱常也守正而知正不真遂入於諒總審理只就一端審不盡事物之量故也註居下二句是審已不盡四震體四句是審物不盡貞謂所以求之道正如朋友之忠告人臣之直諫皆其類也凶已大不利於已无攸利者并无益於彼縱舍已為人亦不必也暗故不知不可求柔故求使剛則不肖為異入之事縱見可求亦不屑求也柔暗是求之本陰居異下是求之道正道不見容而苦求容即是務入非諂媚之謂故與貞不矛盾如事君以道而不可不正是也與是一道以柔暗為之則極其致柔則忍聰暗則无恥也陰即柔暗之統詞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提撕之例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辭尤以初有求深於始之義故為之立浚恆之象而命以凶

之占是共所以為浚恆與其所得之凶皆以求深於始為之也孔子意言始求深已大非不待四之異常也而後退則恐有誤見而不退者已之為始反觀便見故不若專決以此為無誤也居下是地之始以遠近言在初是時之始以新舊言如筮仕之卑官於所屬之長是也

九二悔亡

舍正取中是不告而娶之類亦取義於陽君子之過必不離本旨也中即指居陰言非居陰外又另有中但以中爻并顯其義耳久者變仍不變久中者久正於中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提撕之例見方无定體不易无定形是從爻辭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辭由其有能久中之象係以悔亡之占是其悔亡得於能久中也不正亦是正不久亦是久此是方无定體不易无定形中者隨時而取正故處中即久於正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躁急不能審中誤爲似正之事而不知失正得正是平生守正之象從上亦行君臣之義非不正之事但不能審慎則必違其進退之時而正亦不正矣德指平日言不恆者平日之正敗於一旦也如此者失出處之一節可羞喪人品之完全更可羞但是誤不是故又未絕遠於正故止於吝而未凶貞亦自以爲貞非真也貞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因爻辭而決之之例不容是情承羞是事言之勢必由情及事故无所容是爻辭言前句今以統或承之羞決之也謂爻辭於此云无所容而或承之羞今思如此信乎无所容也不恆就九三言是不中非不正恐人疑與尋常之不正有別而不宜戒故決其不正不正人性所公惡故決其无所容是決其不正人盡不容則承羞者衆不能辨其爲何人矣故言或

九四田无禽